

审讯汪伪 十奸

张劲 编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张劲 编著

审讯汪伪 十汉奸



审讯汪伪十汉奸

著 作 者 张 劲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江阴市天江印刷厂 邮编 214400

开 本 大 32

印 张 9.25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199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072—5/K·36

定 价 11.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一、陈公博大言不惭 强辩邀功
2	追随汪氏多年 出任伪府主席
10	逃命日本藏身 专机押解回国
25	“自白书”三万字 出版商发大财
33	法庭答辩摇舌 逐条“批驳”罪名
39	坐牢请求“优待” 命丧苏州监狱
43	二、周佛海厚颜无耻 自称“抗日”
44	蒋氏亲信 汪逆军师
51	“输诚”重庆 仍遭囚禁
66	申请“判决” 观者万余
78	夫人杨氏 奔走权贵
84	委座下令 免处极刑
93	三、陈璧君倚老卖老 咆哮公堂
93	热情少女 积极追求
98	伪廷慈禧 坐镇羊城
104	诱捕入狱 改称“老娘”
115	嘲弄法官 抨击当局

120	终身监禁 病歿狱中
125	四、褚民谊小丑跳梁 垂死挣扎
125	兔阴博士 汪家总管
132	逃生无路 身入牢房
142	开脱有方 吹捧汪逆
147	死到临头 口称“求仁”
154	五、王揖唐无病呻吟 装聋作哑
154	热衷洪宪帝制 助日“以战养战”
159	无耻再加装傻 称病入院被捕
163	开庭审讯装病 狂言斥退法官
167	上堂吱哑不语 临死大叫“开恩”
175	六、梁鸿志强作风雅 终日唱吟
175	少年即负诗名 仇蒋甘作冯妇
182	“旁食”汪伪政权 逃匿苏州就擒
188	“楚园”终日唱吟 噩梦“红痣”消失
195	答辩引诗为证 临刑犹在念诗
204	七、梅思平借酒浇愁 酩生醉死
204	自命不凡 投敌先锋
211	梦中就擒 拒不认罪
219	借酒浇愁 命赴黄泉
224	八、林柏生故作镇静 大放厥词

- 225 改组派干将 伪政权喉舌
231 逃亡日本终未寻得避难所 公堂之上寡廉少
耻放厥词
236 批点相命书 毙命老虎桥

243 **九、丁默邨血债累累 终日惶惶**

- 244 戴笠同事 汪伪鹰犬
249 被囚重庆 惊恐度日
258 审讯经年 难逃严惩

269 **十、罗君强异想天开 苟延残喘**

- 269 生活放荡 投靠周佛海
274 再做冯妇 “新贵”成囚徒
284 异想天开 终认罪病死

一、陈公博大言不惭 强辩邀功

辛亥革命前的广州城北门，住着退职的广西提督陈志源。他老来才得了一个独子，不免宠爱倍加。孩子十多岁时，除读书之外，家里还专门雇了两个武术教头，让其跟着学些棍棒，平日里舞起来却也呼呼有声。一日，孩子上街转悠，碰到十多个八旗军营中跑出来玩耍的孩子，那时候旗人可是十分的神气，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常常肇事闯祸，连走路都是横着往前。撞上了陈家的孩子还说人家的不是，仗着人多围上来辱骂嘲弄，惹得陈家的孩子一时性起，出手大打，十多人反而被他打趴下三、四个……

可以说这孩子自幼反清爱国，谁料想长大以后，虽说也成了个人物，可正经事儿没干几桩，倒跟着汪精卫做奸卖国，临了被枪毙。这就是抗战胜利后被公审处决的头号汉奸陈公博。

追随汪氏多年 出任伪府主席

陈公博，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月19日生于广州。其父是退职闲居在家的原广西提督陈志源，由于晚生，又是独子，陈公博自幼就受到宠爱和放纵，开始读书家中也不强求，只让他看点《水浒》、《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之类的小说书，到9岁才正式读四书五经。启蒙老师是自称“康梁传人”的程雪涛，除了讲授《孟子》、《春秋》之外，也不时说一点康有为、梁启超的故事。因此，陈公博自幼就知道些新思想、新学说。

自从上街打伤旗人子弟，回到家里不久，大批八旗官兵围住陈家院子，要拿陈公博“问罪”。陈公博父亲出来，凭着老面子说好话、赔不是，还答应为伤者出钱治病，事情才算了结。自此以后，陈公博被家人管束很紧，上街也派人跟着，年纪轻轻当然感到不满。好在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在家也骂这世道，还说西太后祸国殃民之类的话。联想自己从小受旗人的窝囊气，陈公博反清复仇的思想日益明显。

15岁那年，陈公博跟着父亲回乳源老家，准备进行反清起义，因故起义没成，父亲让陈公博逃往香港，自己去坐牢。家庭生活日渐窘迫，陈公博四处打工，备尝世态炎凉。民国成立后，陈志源堂堂出狱，就任广东都督府顾问，有人请陈公博去当军官，选他做乳源县议长。陈志源叱斥他：“你有多大年纪？要当议长，当参谋。真要做事，先去当大兵。民国安定后，再去读书求学。否则，这议长、参谋根本害了你一世。”陈公博对父亲还是非常敬重的，真的辞去各种职务当了兵，做过班长、司务长，后来又想去读军校，又被父亲骂一顿：“我做军官做够

了，你应该去学文。”

1914年，陈公博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可是他觉得从事法律学习和工作太没劲，简直令人麻木，为了“溶解一下头脑”，1917年夏天陈公博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抱定“不管闲事，专管读书”的宗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陈公博虽说不能不受影响，但统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五四”运动中，同学们让他去撒传单，他随便一扔完事就去听梨花大鼓。

北大毕业后，陈公博回广东当法政学校和高等师范的教授，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一起办《广东群报》。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在会里担任出版科长。在老师陈独秀和同学谭平山等人的影响下，陈公博与他们一起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成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这时候陈公博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汪精卫、廖仲恺等人都比较赏识陈公博。1921年，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回广州后还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委员。后来决意要去美国研究经济学，党组织劝告他，陈公博干脆自己宣布脱离中共，结果被开除党籍。

1923年初，陈公博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经济学，本来他就对马克思主义缺乏认识，留学美国之后，更加认定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一年后陈公博读完课程，得了硕士学位，接着读博士课程，还写信向廖仲恺申请资助。廖仲恺在国共合作后主持广东省政，回信对陈公博说国内需要用人，赶快回来，可以提供路费，如果去申请博士学位就不帮忙。陈公博没办法，只好动身回国。

1925年2月，陈公博开始绕道欧洲，一路游历了英、荷、德、法各国，访问了牛津、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在罗马听说

孙中山逝世，陈公博才放弃继续游历计划，赶回广州，做了广东大学教授。廖仲恺极力鼓动他从事政治，介绍他参加国民党。接着廖仲恺又与汪精卫商量，专门为陈公博设计了一个职务——中央党部书记长。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又做了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不久廖仲恺被刺，陈公博又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广东大学校长邹鲁等一班人在北京西山开会反共，不敢再回广东。汪精卫提议由陈公博兼任广东大学校长，国民党“二大”上，陈公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陈公博的飞黄腾达，招来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各方面的非议，他自己说是在“夹攻”中奋斗。一方面，共产党人认为他是退党分子，不能不防；另一方面，国民党中许多人又认为他入党没几天就做大官，不买账不说，还将他看成是共产党，处处视为异己。其实，陈公博这时不仅从感情，而且在思想上都跟定了汪精卫。

1928年初，陈公博不想去南京，也不想到海外，而考虑怎样在“清党”之外，更把“共产”理论肃清。于是跑到上海办起了《革命评论》杂志，既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政治，又恶毒地攻击中共武装暴动方针，吸引了一批游离于国共之间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主张发扬国民党“一大”的“改组”精神。这时陈公博还办了个大陆大学，自任校长，为改组派培养干部。

改组派团体——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奉汪精卫为领袖，陈公博是实际上的总负责人，进行有组织的反蒋活动，遭到镇压，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书面警告汪精卫，永远开除陈公博。“九·一八”事变过后，蒋介石、汪精卫再度合作，陈公博的党籍也恢复，还当了政府的实业部长，又兼过铁

道部长。1935年11月，汪精卫在中央全会上遇刺受伤，去欧洲养病，陈公博也跟着辞职。西安事变后汪精卫回国，陈公博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不难看出，陈公博将自己牢牢绑在汪精卫的战车上，汪进他也进，汪退他也退，与汪精卫在宦海中共浮沉。

不过，陈公博对日本人倒不是天生的害怕，打人干仗也是他乐意的事情。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他还主动跑去山西，从阎锡山那里搞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但是，1933年日军进攻古北口，中国驻军激烈抵抗，汪精卫让陈公博去前方，代表行政院慰劳军队，再了解一下战事。殊不知，陈公博刚到北平，主持北方军事的北平军分会代主席何应钦，就气急败坏地跑来见陈公博，说各路军队都败退下来了，宋哲元的军队已经撤过长辛店，实在太丢人。现在要稳定军心，何应钦要陈公博赶紧代表中央，去对将领们讲话，说中央已经另外想办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胡乱逃跑。陈公博听了大吃一惊，连忙摇头说：“我是奉命劳军来的，哪能跑到将领面前撒谎，说那种没根据的‘和平’？”可是何应钦拉着在场的黄绍竑，苦苦哀求陈公博无论如何先得把军队稳定下来再说。陈公博心想，这等玩笑如何开得？弄不好要人头搬家，还是不肯上当。怎奈何应钦似乎看穿陈公博的心思，很是英雄气粗的样子，拖着黄绍竑也表态：“要砍头，大家一起砍。”总之，无论如何要陈公博帮这个忙。

结果，陈公博此行没到前方，反而在何应钦的摆布下，对将领们说了一通假话。经过这次变故，陈公博感到中国兵力实在不行，真不能打，而高级将领们所能干的事情是带兵逃跑或用假话哄人。反正不管是何应钦有意安排，还是无意失态，陈

公博总算“了解战况”，赶回南京汇报去了。抱定军事既难解决，还须通过“外交”途径的想法，见到汪精卫，陈公博细细地报告“真情实况”，说明还是外交办法好些。结果，蒋介石、汪精卫同意对日妥协，后来就有了《塘沽协定》。

可是，全国舆论并不放过主持、批准协定签订的汪精卫。陈公博自认为了解实际情况，不仅前方打败仗不能算汪精卫的错，而且对日妥协的主谋也是蒋介石，凭什么汪精卫要代人受过。陈公博简直一想就愤愤然，几次劝汪精卫辞职，一走了之，可是汪精卫不听他的。

陈公博眼看劝不动汪精卫，就想单独辞职，让汪精卫没帮手干不长。1935年8月，汪精卫在青岛避暑疗养，陈公博赶去看他，说要辞职。汪精卫臭骂他不负责任。陈公博感到自己一片苦心被曲解，很是伤心和委屈的样子，跑到市长沈鸿烈那里喝闷酒，直到烂醉如泥，倒头就睡，被陈璧君拖着去见汪精卫。汪沉着脸对他说许不许走。陈公博乘机发起酒疯：我看历史，秦桧是好人，国家危亡总要有人去讲和作牺牲者，秦桧牺牲了，没能救得南宋亡国。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也都想一面妥协，一面设法，可是他们死了中国还是不振。今天国难更重，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现如今是干脆要把中国送人。送国的大有人在，又何必你汪精卫去送？……

汪精卫反过来劝陈公博：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要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了……搞半天，陈公博反被汪精卫说服，再也不提辞职走人的事情，决心继续陪着汪精卫去“牺牲”，干那卖国或者说“送国”的勾当。从此，陈公博到处散布“抗日必亡”论，总说“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西安事变的那天晚上，陈公博正在外交官舍喝酒，张

群告诉了他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他连酒也顾不上喝，赶忙跑到南京赤壁路汪精卫公馆向陈璧君报告，接着又陪她一起去汉口路斗鸡闸何应钦公馆打探。知道消息的官员来了不少，何家空气有点紧张，陈公博抢先开口：要公布真相，下令讨伐张学良，然后要西安放人。

回汪公馆之后，陈璧君又跑去打电报叫汪精卫停止养病赶快回国。14日接到汪精卫回电，要陈公博和顾孟余去新加坡等他。12月23日，陈公博陪陈璧君一道登船，到香港迎接汪精卫从欧洲回来。可是到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才姗姗到来，陈公博赶紧陪着去上海。然而，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没能看好戏。



陈公博

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忽然想起陈公博在上海时，同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熟识，就要陈公博去意大利找已经当上外交部长的齐亚诺，劝说墨索里尼与日本散伙。陈公博心中暗暗骂了声“丢那妈”，这事情哪能成呢？就报告委座不想去。但委员长还是严令陈公博跑一趟，所以，陈公博在年底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逛了一大圈，回来向委员长汇报说墨索里尼不想同日本分手。蒋介石却说他不卖力，决定干脆让陈公博去意大利做

大使，也好天天去找齐亚诺做做工作，陈公博这次可是坚决不干。

1938年4月，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政府搬到重庆，他被重用做了四川省党部主任，到成都去赴任。因此，汪精卫、周佛海在重庆商量逃跑去找日本人的事情，开始连陈公博也不知道详情，不过要与日本人商谈“和平”问题的决策，还是同陈公博打过招呼的，当时陈公博暗暗叫苦，提出几点不利情况。陈璧君见他动摇，就讽刺他：你去做蒋介石的官好了。

陈公博心情非常矛盾和忧郁。他要面临走与不走的选择，继续跟汪精卫吧，前程莫测不说，说是“送国”，实际上跟卖国没什么两样；不走吧，不说与汪精卫20年的“恩断义绝”，在蒋介石手下做官也不会太平。横思竖想，还是跟着汪精卫“保险”，他不会对不起自己。

汪精卫出逃前，派人到成都通知他务必限时赶到。陈公博赶忙又写信，托张群、朱家骅转呈委座：“希望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精卫的冲动。”12月21日陈公博赶到河内，与汪、周等会合。接着，汪又派陈公博同周佛海、陶希圣去香港，发表响应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此后，陈公博一直借老母有病，闭门不出，滞留在香港。汪精卫对陈公博有许多官职的“重托”，陈既不推辞，也不接受，直到1939年底汪精卫来电说对日条约要讨论，骗陈公博去了一次上海。可是陈公博到达沪上，知道条约已经讨论大半，又很不高兴地返回香港居留。

1940年初，汪伪集团对日勾结的先锋——高宗武和陶希圣，因为没有弄到部长职位，在军统特工的策动下，背叛出走，

到香港还在报上把汪伪集团对日勾结的老底反复抖漏，给群奸们当头一棒。历来以汪精卫小帮派利益为重的陈公博又愤愤不平了，决心要为汪的“前途”分忧。而汪精卫又专门派陈璧君去香港劝陈赴上海。3月14日，陈公博到达上海，正式登上卖国的贼船，还觉着是汪先生“用人之际，理当赴难”，终于置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于不顾，甘心做了第二号汉奸人物。

3月20日，陈公博即到南京出席伪中央政治会议，担任伪政府的立法院长，公开鼓吹“中日和平东亚永久安定”之类的谬论。5月，又作为“专使”赴日本会见天皇、首相和各重要军政长官。10月，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收买其贴身亲信暗杀，陈公博开始兼任伪上海市长三年多，同时还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对汪伪政权的建立和苟延，算是出尽了心力。因此，成为汪伪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汪精卫、周佛海一起并称为“三巨头”。

1944年3月，汪精卫病重去日本治疗，提议由陈公博代理他本人的职务，主持日常工作。11月汪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一命呜呼，伪中央政治会议紧急推选陈公博继承汪的所有职务，也符合汪精卫生前安排和日本占领军的意图。可是，陈公博认为日伪大势已去，汪精卫上演的卖国闹剧已近尾声，为了退路着想，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引起不少汉奸反对，因为代理死人行使职权无异于笑话，但陈公博却振振有词：“我来继位，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这样，他在就职典礼上除了为汪精卫痛哭之外，提出了“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作为结束汪伪政权的施政方针。还说这口号令人耳目一新，凡是中国人又都一目了然，心里有数，对重庆来说也是一种姿态，这种政治影响可以说是

力的“政治炸弹”。所以，陈公博对日本方面让他和周佛海一起充当对重庆的“和平”工具一事，非常起劲。如果成功，汪伪政府和重庆政府的“统一”也就顺理成章，陈公博就成了功臣，汉奸的罪名当然就不用背了。这样，陈公博除了利用原来已经与军统建立的联络关系，协商反共计谋之外，1945年5月开始，又同顾祝同、何柱国等搭上了线，商议联合军事行动。7月初，军统在上海的电台被日本宪兵队查获，陈公博就说这是我与重庆方面联络用的，是日本政府让我与重庆联络，你们破坏电台是什么道理。弄得日本宪兵只好道歉、放人，并送回电台设备。陈公博这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总的目的是要讨好重庆，为自己留下退路。

逃命日本藏身 专机押解回国

日本政府决定投降后，外务省曾经秘密致电各个驻傀儡政权的日本大使，转告各国的傀儡头目，日本将对他们及家属去日本避难提供方便。8月12日上午，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谷正之面见陈公博，转告日本意图。陈公博当时认为自己不会有什么事情，再说对退路也有过安排，所以对谷正之表示“谢绝”。

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陈公博赶忙主持了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解散宣言，组织南京临时政委会、治安委员会等等，加快办理各种结束事务，努力维持地方治安等。陈公博还一门心思要配合重庆，秘密致电重庆，报告日军集中、准备撤退的情况，建议将伪军改编成国军，防止共产党军队来接收。谁知重庆方面只看重汪伪

政权中掌握实权的“总军师”周佛海，根本不理睬陈公博，更别说像周佛海那样来个“委以重任”，喜滋滋地成了党国新贵，等待接收大员到来。

陈公博又急忙要发布一个公告，表示一下自己对重庆方面的归顺诚意，让人到上海请周佛海来商量，可是周佛海忙着组织他的“特别行动总队”，不理睬陈公博。陈公博只好电报请示蒋介石，更没人理睬，急得陈公博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的周佛海，不单是在上海忙着维持地方，还向蒋介石密报说陈公博靠不住要投靠共产党，要蒋介石催促日军头目冈村宁次，赶快速捕陈公博等人。这样，8月16日晚上就发生了离奇的事件。原来由军统派遣到南京潜伏、受周佛海照料的“地下人员”周镐，冒出来用“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总指挥”的名义，连夜带人占据伪中央储备银行，还抓来伪宣传部长赵尊岳、伪司法部长吴颂皋、伪南京市长周学昌等人关入银行地下室，打死了拒捕的伪军政部长萧叔宣。最怪的是周学昌事先知道“军统地下工作人员”要来抓人，赶紧逃到换谱兄弟周佛海家，周镐持枪闯入要抓周学昌，被周佛海斥退。躲在楼上的周学昌只当没事儿了，谁料刚出周佛海家门，又被周镐拿下，送去银行地下室，气得大骂周佛海“卖友求荣”。他也不想，这帮人连国家和民族都敢出卖，还有什么不能卖的？不过这次周镐事件，大体可以说与周佛海干系难脱。后来军统局抓住周镐，又说他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想抓些汉奸去投奔新四军，结果杀了周镐（多年后查明，周镐确已参加了共产党）。

事件发生后，陈公博立即动用伪中央军校学员武装包围周佛海住宅。最后是日军总部参谋处长小笠原出面调解，周佛